

水岸楼殿自含春

□ 马力

蹇先艾在松坡图书馆做过编纂。他在一篇散文里这样写：

松坡图书馆的原址，是前清时代北海的快雪堂，慈禧太后冬天到这里来赏雪的地方。位置在北海北岸的一个斜坡上，被一簇簇郁的槐林围绕着，右侧是黄瓦红柱的五龙亭、佛像满坐的小西天，左侧是五彩斑斓的九龙壁和建筑很雄伟的天王殿。我们在门口站着，便与一带长席的漪澜堂遥遥相对，堂后树丛中高峙着一座白塔，它们的倒影在湖水微微动荡。海上常常有过渡的画舫与瓜皮似的小艇往来。景山也在远处起伏着，有时驮着夕阳，更显出山景的美丽。

他自认“做的是一个十分清闲的职业，也正是一个我一向理想着的职业”。合意的工作大可消释郁闷，令心神悦畅。每风和日丽时，目迎山水清处，心情自然不坏。

蹇先艾的这篇《忆松坡图书馆》，写得很早了，清鲜气息犹盈纸上。我去北海，常在他站过的地方往两边看，景物的方位不见一丝变。他提到的天王殿，也叫“大西天”。它还有一个名儿：西天梵境。听上去，挺雅的。

在周培春绘制的《北京地理全图》中，大西天东侧，标示着“小西天”。噢，两个“西天”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周培春是清末人，动笔，燕都的市井风俗叫他记得颇好。他那时会儿，北海景观的所在跟现今不一个样儿吗？我搞不懂。

西天梵境，气象俨正，宛若一座琉璃水雄城。庙前的般若祥云牌坊，三门四柱七楼，立在这里，很显威势，如宏壮的巍峨一样。券门嵌白石，石上精刻灵符。红墙砌琉璃砖，条状，有黄有绿，似悬悬挂的宽大锦带，又形如立柱，其下一米来高的汉白玉，仿的当然是夹柱石。楼面也密镶琉璃砖，把雕龙镂花的空间给了匠师。只看筑造手段，刻意舍简求繁。此座琉璃牌坊，也真够高的，昂藏不凡，其气冲天。这般崇严的牌坊，矗耸于太液池畔，雄大之气，可冠全园。傍北岸走，眼扫四近，就瞧它了。

坊心有字。朝南的一面是“华藏界”，向北的一面是“须弥春”。这个“春”字用得真好！凝眸而视，来游之人或可字间识心，悟出妙谛，仿佛身入须弥山。望望前边的山门，恍若有渺远的声音在催他，步子便紧了。还是那句旧话：进一步门庭，添十分春色。

有个老汉，闷头儿写地书。大笔头蘸着水，横竖不离坊上那六个字。运笔之际，此人大概会体味乾隆帝题额时的心境。

一百多年前，有个叫阿尔方斯·冯·穆狄的德国人，透过券洞拍摄琼岛白塔，无边风月一下子就给框在画面好了。好角度！我瞅见不少举着相机的

男女在牌坊前后转悠，不忍走开。

不必说天圆地方的宇宙意识，只看平面图形中的圆在立体空间结构中表现出的美感，只看这美感生成的繁复的装饰形式，只看这装饰形式带来的观赏效果：柔美、流转、舒展，也就明白，中式美学里的圆，成了常用的艺术元素。外形的圆包蕴内在的意涵，一切抽象，一切简化，都是有温度的设计，它在流动的时间中凝固不变，给予人们的视觉刺激和灵魂震荡无限长久。比方在这琉璃牌坊的券门下，你的心神全叫对岸的岛影牵去的一刻，能不深觉这圆形空间容纳的景致实在太丰，能不慨叹宗教建筑同四围山水照应得不能再好了吗？实乃浑融无迹。眼底的种种，早已超越几何学的限定。

“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数量比例上的对称蕴涵着和谐，而和谐正反映美的本质。圆弧是令人着迷的空间图形，它的线条是优雅的，飘逸的，浪漫的。建筑自身显示着多样的感性状貌，我有一双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因而在造型上，这券门弧度的曼妙叫我领略到了，不单是官能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虽则在数学概念中，圆弧不可等同于圆，我还乐将二者认作一家。

光绪帝在位之年，铁轨铺经牌坊下。这条“西苑铁路”不长，三里地，从中海通到北海。御苑能跑火车了，足供皇家开心。从仪鸾殿（怀仁堂）到镜清斋（静心斋），慈禧太后坐车游赏太液池，真叫得意，喊她停下来，断是不肯的。

仍是百年前，法国摄影师菲尔曼·拉里贝在山门前给一个中国人留过影。照片上的汉子，布袍，高帽，垂着双臂，很规矩地站立，羽服道冠，做出些不凡神气，俨然从仙界滴下来的。他的脚底，弯着一条小径，长满蓬乱的草。

时下，此处修治得体面多了。琉璃山门，三座，列为一溜，皆作拱券式，照例随那门洞的弧形砌以雕花白石，朱垣之上，显出的轮廓看起来美。三座券门的中间，整以琉璃花墙，上面的浮雕龙纹，只消瞧一眼，目光便要直追那轻腾之姿。提取营造装饰艺术，表现一定的精神内容，视线移到上头，在在堪采挹。

这里还得加说一点。西天梵境的山门不是平地而起，却是建在一个宽平的台子上，外有短墙围护。墙体用黄绿二色琉璃砖砌成，又透出一个个方形花格，正与镂空相似，颇具图饰之美。这样的台基，一下子就把山门托高了，托出皇家气派。更不必去论门前斜铺的那块“二龙戏珠”丹陛石，方严端正的气派愈给衬出了，特具京师大庙之概。山门既这般讲究，来此礼

佛的清帝必会愜怀。

庙门之美，游人争夸。得其门而入，通体也是轻快的。小西天那边的普庆门，虽然依墙开了三个入口，雕饰功夫也下得深，只因太过方正，风格的别异却看不出。

进到里面，眼扫庙貌，觉得跟那水岸的空气到底不同。在我看，释学的门墙还是过高了，一时理会不透。兴许也是狃于俗见，觉得这些离我的生活总像是太远了。

在北海，岸上的路略窄，人多的时候，有点挤得慌。水面却极宽展，庙宇也不促狭。西天梵境便是这样。院子平敞，颇能拓开心界。因为平敞，加上殿前前置之物又少，竟显得廓落。更有数株古树，婆娑弄荫，青苔秀映之状，倒造出一派阶闲室静的光景。一个鼎炉，当院立着，似乎没谁比它惹眼。若燃香烛，犹闪庭燎之光。

钟鼓楼檐翼轻举，体态若飞。楼前分矗石幢，数逐细竹围簇着。一阵一阵的软风吹上乱叶，舞起几抹绿。石幢上有经文，居东的刻《金刚经》，居西的刻《药师经》。施蛰存说“经幢也是盛行于唐代的佛教石刻。一般形式是一支六角形或八角形的石柱，上有宝盖，下有莲花座”，我眼见的正是此样。着意观之，经幢就成了有思想的石头。我仰着脑袋瞅了半天，笔画依稀。年深月久，多半让风雨带走了吗？自问却不能自答。字痕印在心头，恍兮惚兮，听得天上一声响：如是我闻。

天王殿，好些人叫它弥勒殿。这不，腆着大肚子的弥勒菩萨当门迎着呢，脸上泛出笑，胖大身子在须弥座上安置得稳，像个活的一般。笑佛心大，宽忍为怀，世间杂念，无不可断除。瞧他一眼，再深的忧悒也会舒散。

大慈真如宝殿，横于庭堦上，当为全寺最雄者。檐下那块乾隆帝题的“华藏恒春”金字匾，令气势更足。瞧，又放一个“春”字在这里。我敢说，北海的春，不光在水岸鲜翠的柳丝上，不光在披风灿黄的连翘上，不光在路畔粉艳的芍药上，更在笔墨挥洒处。照此看，花树养我们的眼，额题悦我们的心。环以栏板望柱的庭堦，屈做了殿基，殿身愈显崇壮无伦，足见兴造时极重取态，非“官式”莫能如此。

这是一座“明筑”，数百年矣。台基、墙身、屋顶，谨遵等级之制。面阔五楹，重檐庑殿顶，黑琉璃，黄剪边，头一眼望过去，凝重的空气漫上来，心头一沉，如临庄严之境。殿檐上下二层，规式也是天字第一号，天王殿的歇山顶，自是莫及。又尽选金丝楠木为料，材质之美不待说，且不施彩绘，尽以原色示人。只此，就把丹墙黄瓦的天王殿的派势西下去了。特别添上一句：打这儿的西走，便是萃聚帖式刻石的快书堂，顺着抄手游廊行至后院，古木柯枝遮着一座老殿，皆纯用金丝楠

木。这样的殿堂，历时再久，晨昏低回，也会闻到一丝幽淡的香气。

早先有壁画可看。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载之较详，曰：“殿壁绘画龙神海怪。又有三大轴，高丈余，广如之，中绘众圣像二十余，左右则文殊、普贤变相，三首六臂，每首三日，二臂合掌，余四臂擎莲花火轮，剑鞘简契，并日月轮、火焰之属，裸身，着虎皮裙，蛇缠胸项间，努目直视，威灵凛烈，金涂错杂，形彩陆离。传为商喜笔也。”商喜，明朝宫廷画家，善为朝皇帝画肖像。惜哉，一切皆随年光去了。“今殿壁绘画已不复存，古槐数株，犹是数百年前之物。在清初盛时，亦有斜阳蔓草铜驼石马之叹，今则殿宇荒凉，佛光暗淡，瓦砾盈阶，无人过问。不知在历数十百年后，其景象更如何也。”此节字句，出于《三海见闻志》，寄意略同，读罢，不免荒台芜苑之感。壁上丹青，唯有梦中空忆了。写下此册旧籍的这位，自署适园主人。

康有为说：“中国宫室皆用木架成之，故称曰堂构。虽极瑰伟之殿阁，亦不出木料，故诗人动称大厦须梁栋。明世建三殿，取材川楚，嘉道时尚然，一大木柱乃运至五万金，今川楚大材已乏矣。”紫禁城三殿，明永乐时建，京城宫室最雄杰伟美者，耗川楚之材巨矣；此座大慈真如宝殿，明万历时建，后其百数十年，不知何所取材。

出殿而北，别院辗转可通。惜乎，拦之以绳，无法逾而入。要不，古老深院，自有门堂之制的大观供我放览，感触更有几般？幸而有老照片可看，聊获一鳞一爪。还是穆狄拍的。院门的漆色固然不那么鲜了，额题“华严清界”的楼殿，望之倒还端穆。材料上说，殿，面阔三间，重檐歇山，黄琉璃瓦绿剪边顶。此等形制，推想也颇堂皇。往里，有重檐八角七佛塔亭，镏金宝顶，门扇槛窗，皆施雕镂。亭内塔碑，八面，镌七世佛，勒《七佛塔碑记》。这篇记，乾隆帝手笔。塔亭北面，便是名气不小的大琉璃宝殿，俗呼琉璃阁，营筑取无梁殿式。殿壁全以黄绿琉璃砖为饰，密窗龛龕，鳞错千尊佛像。琉璃阁跟院内仅隔一衣带水。这一想，佛刻的灿烂也好似过眼了。若得缘游而观之，我的话就更多了。有什么办法呢，只能俟诸他日了。

西望，林霭拂檐牙，又闪出一片殿宇——大圆镜智宝殿是也。殿前之门，榜曰：真谛门。我瞅瞅匾上这三字，味深矣。

门紧闭，便锁住了步。里面何种景况？未能亲睹，无以言。

回过头，眼光落到身后的彩色琉璃壁。上雕云龙，击水舞浪，似可破壁飞出。

□ 袁甲清

去湘南郴州，最让人魂牵梦绕的，是小东江的雾。

清晨4点，我们就从酒店出发，前往东江湖景区。天不作美，一路大雨滂沱，整个东江湖笼罩在一天一地的豪雨中。

小东江是相对于东江湖而言的。东江湖位于罗霄山脉和五岭围合的大峡谷里，20世纪80年代建造水电站，遂有这一湖碧波万顷。东江湖下游梯级造坝，两岸青山间，便漾成这闻名遐迩的高峡平湖。

东江湖水深达百米，冰凉的湖水从坝底泄至下游。每年夏秋季节，太阳升起前或落山后，因为没有什么雾，大雨没有一点收敛的意思，密密匝匝落在江面上，一个个水珠子像舞蹈的精灵。江水静澈，清可照人，两岸碧山笼翠，林木深秀，倒映江中，如诗如梦。

江之西岸，依山临水建起观雾栈道。我们抵达时，江面上还没有什么雾，大雨没有一点收敛的意思，密密匝匝落在江面上，一个个水珠子像舞蹈的精灵。江水静澈，清可照人，两岸碧山笼翠，林木深秀，倒映江中，如诗如梦。雨水渗着无边的绿，甜了空气，湿了时光。

栈道牵引我们一路前行。此刻，可见江上冒出一丝一毫的轻烟，仿佛不经意间从水中钻出来的，起先是一小抹一小抹，很快汇成一缕一缕，随风摇荡，游走江面，许是难舍对水的眷念，顾盼流连，久久不肯脱去。开始只是局部江面起雾，然后一整条江上都在源源不断冒出轻烟，一缕缕变成一团团，一团团又汇聚成更大的雾团，在江上飘摇，融合、渗透、缠绵。雾越生越多，甚至越过栈道漫上江村，钻进游人的衣领袖里，钻进树林中，与山上云雾偶合一处，难分难解，惹得游人惊叫连连，争相举起相机，摄下这人世间仙境。

循岸而行，所见其实只是江景的一个断面。欣赏者的位置和

□ 龙艳华

缤纷光影随风舞，寻梦庐陵在汉陂。

南宋初年，梁氏从陕西户县迁徙至此，怀着对先祖的敬畏与仰望，沿用祖居之地“汉陂”之名。从此开疆拓土，绵延子孙，传承文明，生生不息。

汉陂，一个在水波里仰卧千年的古村，一个汨汨流淌温热血液的古村。

富水河如母亲的臂膀环绕汉陂的山山水水，纯净的乳汁浇灌村庄的水系与灵魂。28口水塘散落其中，使汉陂如绸似缎的衣裳闪烁星星般晶莹的光芒。

汉陂的肌肤是水做的。村庄里的树木常年响着流水的声音，根须纠缠在地下，枝叶拥抱在云端，涌动着的春潮。

房前屋后是因水而繁茂的香樟、蜜柚和依依杨柳，是金灿灿的油菜花、红艳艳的木槿花和粉红粉白的桃花李花，是悠闲自在披着缤纷羽毛的鸡鸭，是丰厚油亮的绿草与青苔……

清晨，鳞次栉比的屋宇和如黛的远山沐浴着淡淡的雾霭。傍晚，袅袅炊烟倒映在明净如釉的水面。男人女人因水而润泽得唇红齿白，迈着丰腴的步子走街串户，闲聊一个个乡情浓浓的故事。汉陂，依水而居，因水而兴，水是汉陂奔腾的血液。水的灵动与包容涵养了汉陂人兼容并蓄、博学笃行的可贵品质。汉陂先人用勤劳创造了富庶与繁荣，用执着奠定了厚重与辉煌，馈赠给世人一个美轮美奂的古村。

自明以来，便利的水运促成了汉陂商业的兴旺，与晋商、徽商等鼎足而立的江右商帮云集于

烟雨小东江

角度不同，会有不一样的观感，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大雨催促我们加快脚步，没做过多停留，不一会儿，仰面就撞见了高坝。

立于江头的观雾平台，江中全景一览无遗。

好一幅境邀意远的中国水墨画！铅灰色的天空是它的上限，画底一江碧水荡漾，两岸绵绵群山拉长了画幅的视距，白雾茫茫缥缈其中，升腾翻滚，聚散漂移，或浓或淡，或青或白，或泼墨，或细描，或晕染，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大写意，大留白，中国山水画的所有技法都在这里恣意挥洒。

不但江中之雾，山上云雾也全都掺和进来，与江雾共同完成了这幅画。群山由近及远，墨绿的轮廓默然无声，薄雾缠绕其间，若隐若现，巨大的倒影成了巨大的寓言。江中一斗笠蓑衣渔人，连同他的小船也掺和进来，一团灯笼红妖烧了画面。甚至岸上游人、游人手中的一朵朵花朵，都成了这幅画的同构。

画幅是流动的、变幻的，千姿百态，苍苔茫茫，空灵、飘逸，涤荡心胸，让人远离尘嚣，物我两忘。

记得小时候在老家，初冬季节，大雾笼罩清晨的村庄，但下雨天是必不会有雾的。而在东江，大雨一点也不影响雾的生成，反而酿造了更雄阔的境界。雨水击打水面，搅动气流，加速了雾的流动。无论江面还是山上，雨水的参与大大增加了雾量，故能见到比晴天更多更浓更稠的雾。水泱泱，雾茫茫，一派写意水墨的烟林高致。雨中观雾，一向腴腆的小东江向我们袒露了她浓墨重彩的另一面。

雾是缥缈的、幻化的、超拔的，往来天地间，浩渺心宇中。寄意山水，超然物外，心慕和谐，它契合于中国山水美学的内质。

小东江的美，是大自然的瑰丽馈赠。

水韵庐陵

此，本地涌现出梁氏“四大家族”等高贾巨头。每逢集市，富水河上商船竞发，汉陂街巷人头攒动，“天不夜”“月常明”的繁华盛景让人流连忘返。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昌盛。梁氏族人秉承耕读传家的祖训，建宗祠、办书院、倡文风，弘扬礼仪道德，崇尚文章节义，被誉为“文献名宗”“衣冠望族”。

甘醇的水滋养着一个五彩斑斓的王国。367幢明清建筑是先人遒劲的笔墨，宗祠、牌坊、楼阁、古街两侧蜿蜒的商铺，深深浅浅涂满了汉陂古老的宣纸。每一笔都是传承百年的风骨，每一笔都是见证沧桑的印痕。

走进汉陂，恍若穿越时空隧道。隧道里的时光总是水汽弥漫，让人欲罢不能。永慕堂内砖雕、石雕、彩绘、墨绘尽情绽放诗文的万寿宫曾“天不夜”“月常明”。寂然的吊楼曾用一朵绣球注定一世姻缘。幽深的古街枕着富水河绵延不息的韵律，舒展一幅幅水波潋滟的画卷。画中帆影点点、船歌嘹亮、人头攒动，画中灯红酒绿、舳舻交错、笑语喧天。

波光粼粼的水、古往今来的水、奔流不息的水，汇聚成汉陂厚德载物的往昔岁月。文昌阁、敬德书院、养源书院是荡漾在水波里的明珠。家训、格言、警句、匾联如水一般纯净绵长。千年文化积淀从历史烟雨中奔来，朗朗书音如潺潺流水，皆在诉说着五谷丰登、人文昌盛的汉陂。

雨，跌落在层层叠叠的青瓦上，浸润了光洁的青石板与鹅卵石，渗入一环一环的光影里，那一团团浓得化不开的情绪便潮湿了整个汉陂。于是，村人多情，游人多情……

文藤记

□ 周龙兴

明挥洒胸中丘壑的雅趣园林。园林与书画，本就水乳交融。新园落成，王献臣带着一众友人游园，文徵明的兴致又来了，浓淡涂抹了几笔，然后悠悠落落了款，盖了一方印章。落款和印章，通常是一幅画的结尾，墨翠朱红，相映成趣；又可以是另一种开始，从此一幅画有了身份与归属，有了被铭记与流传的可能。

拙政园里有一架紫藤，为文徵明亲手种植，雅称“文藤”。那是文徵明未画在纸上的画的落款与印章。

一架五百余年的紫藤，其实放在哪里都是风景。只是若要出落得亭亭玉立，又能长成亭亭如盖，得择一佳处。紫藤偏小家碧玉，不适合野蛮生长，需要基于审美情趣的打理，庭院似乎是其最好的归处，而园林有着最美的庭院。园林的主体是建筑与山水，草木是点缀。从蔓发、盛放到败落，草木的灵动在于自然，在于生机，在于光阴的跃动。有了这样的意境，园林才有“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趣。草木的妙处在于借，借来十二时辰，借来四季，也借着连上了五百年前的那一头，刚好是一位衣袂翩翩的文人，刚好还诗文书画俱佳。

“蒙茸一架自成林”，说的是紫藤，更是对文藤最恰当不过的描述。这句话也被雕刻在细料方砖上，涂以绿漆，嵌在拙政园外的粉墙上。园林是含蓄低调的，一般都是深深院。可没办法，一架明代的紫藤藏不住了，枝丫攀缘生长，已经从院子里溢出来，在粉墙之

上闹腾着丛丛新绿。配合着粉墙上的诗，亦是一幅小巧别致、寓自然于人文的园林小品，吸引着园外行人纷纷驻足，想进去一探究竟。

参观文藤，得先排队从西边的苏州博物馆新馆进入，穿过博物馆，来到东侧的王王府。王王府是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王府。文藤所处的院子在忠王府东侧，主室名卧虬堂，内侧连着一座雅致的室内古戏台。前面一处小小的庭院，便是文徵明紫藤园。“卧虬堂”三字出自唐寅，可以想见当年年大喜交吴中才子，不仅有文徵明、唐寅，应该还有祝允明等。“卧虬”既指藤蔓虬曲似龙，又有遁世隐逸之意，王献臣自是欢喜。又有通世隐逸之意，王献臣自是欢喜。明代的他们在拙政园里谈笑风生，是我们惦记一座园林的又一个理由。

明正德初年，一株紫藤随着一座园林一起生长。庭院里藤架已经搭好，只要给予时日，慢慢抽枝散叶，终会一架成林。园林也期待岁月静好，不想王献臣的儿子一夜豪赌，把园子输掉了，园子改了姓。园林的生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园主的更替。更替意味着历史，类似于植物的年轮又宽了一圈；更替也带来改变，带来加减乘除，改变了文藤的归属。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进驻苏州，新的园主来了，忠王李秀成以拙政园周边宅院合建忠王府。新中国成立后，包含卧虬堂等建筑的忠王府作为重要的太平天国历史遗存独立于拙政园，被单独修缮维护。1960年，忠王府改